

PHILOSOPHY OF DEATH

死亡哲学

段德智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PHILOSOPHY OF DEATH

死亡哲学



段德智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哲学/段德智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827-8

I. ①死… II. ①段… III. ①死亡哲学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37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死亡哲学

段德智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827-8

2017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3/4

定价:55.00元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8月）

序

死亡之成为人所思考的问题，也许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对死亡问题作哲学的思考，把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也几乎和哲学本身同时开始；但把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系统化成为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的一个分支，并冠以“死亡哲学”之名，则还是较为晚近的事。在我国，就我们所知，本书作者段德智同志于1989—1990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开出“死亡哲学”选修课，似乎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的事。在此之前，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还未听说我国有什么学校在什么时候开过这样的课程；更未见出版过有一定水平的讨论“死亡哲学”的专著，甚至这样的论文也极为罕见；以致“死亡哲学”这个名词，在我国也显得生疏。而在国外，则“死亡哲学”的课程以及有关专著和论文早已司空见惯。

死亡，作为每个人都无可逃避的事实，从原始人类超出动物界之日起，面对着同类的死亡，初具人类意识的人也就不能不

考虑这个问题。只是这在当时多半是在原始宗教或神话，以及以与原始宗教相结合的原始艺术和礼仪等形式中反映出来。随着人类智力的提高，这种思考也就日益深入。到人类产生哲学时，人类自身的身心生死问题，也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哲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但死亡问题并不只是个哲学问题，也不只是宗教、艺术的问题，随着各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或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死亡问题也成了许多门科学所关注 and 探讨的问题，例如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乃至现代物理学、环境科学、社会心理学等等，都要从本门科学的角度，涉及死亡问题。在西方，也还有以死亡的原因及与死亡相关的各种现象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即称为“死亡学”（thanatology）。死亡哲学与这些科学（包括“死亡学”）对死亡问题的研究，虽不无联系，但又不能混同。死亡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或哲学的一个分支，是要对人类死亡现象和死亡事实“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的考察”，“换言之，它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大体上说来，它和其他科学关于死亡问题的研究之间的关系，也就类似于一般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或精确科学之间的关系。它也和宗教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对死亡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一样。例如它并不具体地讨论或描述“死后的天国生活图案”之类，也不讨论其他具体科学要处理的“临床死亡”，“安乐死”的具体措施，植物人的死亡权利，器官移植技术和器官遗赠手续，以及其他类此的具体问题，而是要讨论“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

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死亡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死亡哲学对其他科学有关死亡的研究的关系，也正如一般哲学对具体科学一样有一种统摄和指导作用。

由于“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死亡哲学虽名为谈死，实乃谈生，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或毋宁说它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延续和扩展。这不仅因为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才可能获得对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使生活具有紧迫感而克服惰性；更重要的还在于死亡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在于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赋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无限的意义或价值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生的意义或价值问题。众所周知的孔子的名言“未知生，焉知死”，不管其全部真实含义如何，至少说出了一个真理，即“知生”乃“知死”的前提，这无疑是对的；但反过来说，“知死”也为全面“知生”所必需，不“知死”，也无由全面“知生”，故“知死”实也为“知生”，即建立全面透彻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不可或缺。

死亡哲学不仅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也还明显地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这道理其实也并无深奥难解之处。这就在于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总是与他的世界观或所持的本体论密不可分，一般总是建立在其世界观或本体论基础上的；有些人也可能在实际思想程序上是先建立了某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然后才导致持某种世界观或本体论。但就逻辑顺序而言，则世界观或本体论总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或理论基础——不论其

为明示的或暗含的。由以上的观点来看，死亡哲学既具有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意义，自然也就因此而具有世界观或本体论上的意义。本书导论中对死亡哲学何以有世界观或本体论的意义，已作出了较详明的阐发，这里就不再赘述。

死亡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虽出现较晚，但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则并非从该学科出现之日始。如果把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就称为“死亡哲学”，则它是源远流长，几乎和哲学本身同其古老的。中外历代哲学家，对死亡问题多有论述，内容也极为丰富；而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中，则更成为热门的话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并无标明为“死亡哲学”的文献，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大师们对死亡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将其集合、整理，加以系统化，即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本书作者就做了这样的工作，并在导论中概括地指出：“人的有死性与不朽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的辩证联结，个体生命（小我）的有限性与群体生命（大我）的无限性的辩证联结，个体死亡价值与人类社会发展走向和人类解放大业的辩证联结，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基本内容”。作者并表明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理论重心。毋庸讳言，在我国理论学术界，死亡哲学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和死亡哲学本身应有的地位很不相称的，不能不说是我国理论学术界的一个缺陷。

段德智同志在访美进修中注意到这一问题，搜集有关资料，经过笃学深思，归国后不仅开出了“死亡哲学”的课程，还奋力写出了《死亡哲学》这部系统的史论结合、古今贯通的哲学专

著。这是一部饶有新意的补白之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专题和哲学史论的研究论著中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深入浅出的理论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陷。

本书暂以西方死亡哲学为主体，兼及中国死亡哲学。全书纵贯古今，阐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近代、当代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我们喜读书稿，感到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史料翔实。作者经过艰苦爬梳，所搜集的哲学家们有关死亡的哲学思考资料，大都来自哲学原著，以此立论，铮铮有据。

其次是方法得当。作者深入领会并力求坚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史观，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努力揭示历代死亡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把人类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描述成一个包含着诸多不同质的阶段于自身内的“有机全体”，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并给予各家各派死亡哲学以适当的历史定位。

再次，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最后一章系统地历史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并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才是过去时代死亡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历史总结，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伟大成就。这正是本书超越于西方同类著作的优势所在。

最后，本书从标题到论述，都力求生动和深入浅出，既是一部专精的理论著作，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书的主题——生死问题，几乎是人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作者努力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作者搜集的中国古代哲

学家和革命先烈有关生死问题的语录，无疑地对人们，特别是对当代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包括死亡观）、价值观会有帮助，也会有吸引力的。

此外，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本书，我们愿在这里对其作者段德智同志其人略作介绍。因为了解其作者对掌握一本书的内容、理论深度、风格特点等等是有帮助的。

段德智 1945 年 1 月出生于河南辉县农村，1968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从这毕业的年份知情者就可推出，当 1966 年“文革”开始时，他是（五年制的）三年级学生，虽学了哲学系的一些基本课程，但像中外哲学史等课程在当时都还并未系统地学过，就“停课闹革命”，在大学本科阶段再也没机会学了。他在当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参加一些活动但却从来不搞打、砸、抢那一套，而是想尽各种办法多读一点书来充实自己。到 1968 年毕业后，他也和其他一些同期的同学一起先被送到湖北朱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分到当时属恩施专区的鹤峰县工作，曾当过区里的中学教师和校长，后来又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当干部，做宣传工作，也常为报刊写些报道和短文。在那阶段，他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受过“审查”。这种经历也使他对那场浩劫的本质有较切身的感受和认识。同时也引起他对生死问题的深沉思考。

十年浩劫过后，大学恢复以考试方式招生，并重新开始招研究生。这时在鹤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段德智给我们来信，表示要报考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并用英语写信以表示他通过自学已提高了外语水平，有条件学习外哲史。我们自然去信表示鼓励。

后来在 1978 年秋他果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成了陈修斋和杨祖陶联合指导的外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他在入学前为准备应考而刻苦自学外语和西哲史基本知识所付出的辛劳是可以想见的。

我们武大中、外哲学史两个教研室自 1978 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以来，一直联合开设“哲学史方法论”这一硕士学位课程。最初是两个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全都在一起学习，旨在通过教学相长，师生共同来努力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以其基本原理来指导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针对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既着重在解放思想，努力摆脱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严重的教条主义习气和片面性、简单化等不良学风，同时也历来十分注意防止以“解放思想”为名而有意无意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我们这个课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受到了历届参加学习的研究生的欢迎，对他们在毕业以后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树立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学风也有良好的影响。应该说，段德智同志在学习期间既能很好地掌握上述的基本精神，在毕业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很好地贯彻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他的《死亡哲学》这一著作，就是一个明证。

1981 年秋段德智完成学业并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因成绩优秀就留在本校外哲史教研室任教，直到如今。他在学习上的勤奋刻苦是有口皆碑的。有不少例子可说明他在这方面过人的努力和严肃认真态度。例如他为了研究洛克的哲学，撰写这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把洛克的主要著作《人类理智论》读得滚瓜烂熟，以致你不论问他一个关于此书的任何问题，他都能立刻说出洛克在该书的第几卷第几章第几节对此问题是怎样论述的。这使亲见

此情景的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许多外哲史界人士大为惊讶。须知这是超过 700 页的一部巨著！本着他一贯的严肃认真态度，在撰写本书时，凡有所论列，他也都必读过有关原著或第一手资料，而决不满足于抄录第二手材料或单纯凭耳食之言信口雌黄。

他在教学上也成绩卓著，深受同学欢迎。他已讲授过多遍“西方哲学史”课程，有的是为本系学生开的必修课，有的是为外系学生开的选修课。例如 1990 年下半年他为外系开的选修课，据说照名单看来报名要选此课的各系学生竟多达 700 余人，而因武大最大的教室也只能容纳 300 余人，他的学生已每次坐满 300 余座位的最大教室，许多学生因没有座位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为被迫放弃此选修课而深表遗憾。除了“西方哲学史”之外，他还开过多门选修课，包括以上已曾提到的这门“死亡哲学”，也参加过多次为研究生开的学位课程的辅导。

特别要提到的是 1987 年至 1988 年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西东堂大学进修。他没有借此机会去游览名胜古迹，领略异国风情；也没有去为购置“几大件”、“几小件”而到处奔忙，既把时间全部用在学习有关课程和了解美国学术界情况及有关的社会状况上，也把钱省下来准备借此延长半年学习时间以便多学几个课程。后来因学校不准延长，他就把钱买了些有用的图书和必要用具而如期回国了。凡认识段德智的人都明显感到他从国外归来后文思大进，仿佛豁然开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知识面也大大拓展了。的确，若不是这次出国进修，段德智恐怕是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来的。

近几年来，段德智除教学外，科研成绩也很显著，除了发

表过多篇很有独创见解的论文外，特别在哲学著作的翻译方面也完成了多部重要的译稿，其中包括威廉·索利的《英国哲学史》，罗素的《莱布尼茨哲学述评》（与人合译由段统稿），^[1]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以及雅克·乔朗的《死亡与西方思想》等。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量的哲学书籍的译述，也不是通常人能轻易做到的。而这些书的认真钻研和精心翻译，也为作者撰述本书打下了知识和学术素养上的坚实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也是写不出这样一部有分量的著作的。

我们向读者介绍段德智的为人和上述情况，目的只在说明他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决非偶然。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本书，至于这部著作的价值究竟如何，自当有广大读者来评说。

陈修斋 萧箴父

1991年1月于珞珈山麓

[1] 该译著2000年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

目 录

导 论	1
一、死是一个我们不能不猜的谜	
——对死亡哲学概念的“静态”分析	1
二、死亡哲学是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	
——对死亡哲学概念的“动态”考察	10
三、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历史地位	21
四、论中国死亡哲学的历史地位	27
第一章 死亡的诧异	31
第一节 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	33
一、原始死亡观与原始宗教神话	34
死亡不是不可避免的(34) — 死亡不是生命的绝对终结(36) — 超个体灵魂是不死的(38)	
二、原始死亡观的崩解与人的死亡的发现的几个先决条件	39
人的个体化(39) — 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40) — 时间观念的更新(41) — 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43)	
三、人的死亡的最初发现与哲学的出现	44
死亡的发现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44) — 哲学的出现与人的死亡的最初发现(47)	
第二节 对死亡本性的哲学思考：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	51
一、赫拉克利特：“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	52

“智慧就在于听自然的话”(52)——“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53)——“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55)——“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的东西”(57)

二、毕达哥拉斯：死亡是灵魂暂时的解脱 60

三、苏格拉底：“对于死亡本性，我不自命知之” 62

“男子汉应当在平静中死去”(63)——“对于死亡本性，我不自命知之”(64)——“死可能比生更好”(66)——“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因无可避免的死期而苦恼悲戚，那就不成话了”(68)——“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69)

第三节 对死亡本性的再思考：从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71

一、德谟克利特：“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 72

“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73)——灵魂是“有形体的”和“有死的”(74)——“愚蠢的人怕死”(76)——“逃避死亡的人是追逐死亡”(77)

二、柏拉图：“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 78

“灵魂不死需要许多证明才能使人信服”(79)——“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82)——哲学是“死亡的练习”(84)

三、亚里士多德：神圣的理性不死 86

“整个灵魂在人死后继续存在是不可能的”(88)——“能动心灵”与“能动理性”不死(91)——我们应当尽力“过理性生活”，“使我们自己不朽”(93)——死亡是可怕的，但它可以为勇气 and 美德所克服(94)

第四节 对死亡恐惧的治疗：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到塞涅卡和马可·奥勒留 96

一、伊壁鸠鲁：“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	98
哲学是“治疗灵魂的药剂”（98）—“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100）—“贤者既不畏惧死亡，也不厌恶生存”（102）	
二、卢克莱修：我们“应当顺从自然的厄运”	104
“即便灵魂在离开身体后仍有感觉，那也依然对我们毫无关系”（105）—“我们应当顺从自然的厄运？”（108）—“老年人更应当高高兴兴地让位给未来世代”（110）	
三、塞涅卡：“一个人如果希望一死，他怎么会恐惧呢？”	111
只有念念不忘人的脆弱性和有死性，才能活得从容（112）—“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生”（114）—“一个人如果希望一死，他怎么会恐惧呢？”（116）	
四、琉善、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的死亡哲学	117
琉善：相信永生的基督徒是“不幸的人”（118）—爱比克泰德：“可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120）—奥勒留：“顺从理性和神”，以“愉快的心情等待着死亡”（121）	
第二章 死亡的渴望	124
第一节 基督宗教对死亡的回答：“在耶稣基督中复活”	126
一、《旧约》中的死亡问题：“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不该吃”	126
“分别善恶之树”与人的有死性（127）—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128）—耶和华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130）	
二、《新约》中的死亡问题：“我们藉耶稣基督得胜”	131
死人复活与基督之死（132）—“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135）—若不能死，就不能生（137）—“我们带着灵性的身体复活”（139）	

第二节 基督宗教死亡观的论证：从德尔图良、奥古斯丁到托马斯·阿奎那	141
一、德尔图良：上帝之子死而复活，虽不合理，但却可信	142
二、奥古斯丁：“天主负担了我们的死亡”	145
“天主之道负担了我们的死亡”（145）——我们应上升到天主面前（148）	
三、托马斯·阿奎那：“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	151
通过自身而存在的神圣理性不死（151）——人的最后目的是享受来世的天堂幸福（153）	
第三节 基督宗教死亡观的危机：从“勿忘死”到“勿忘生”	155
一、基督宗教死亡观的崩解：从对死亡的渴求到对死亡的恐惧	155
二、向基督宗教死亡观的挑战：从“勿忘死”到“勿忘生”	157
信仰来世复活“内蕴着一种奴性和屈从”（158）——人可以使自己获得神的形象（160）——“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62）	
第四节 近代死亡哲学的酝酿：从马丁·路德到蒙田和布鲁诺	164
一、马丁·路德：因信得救	165
二、蒙田：死亡是生命的终了而非它的目的	167
死亡是生命的终了而非它的目的（168）——我们不应当鄙视我们的生存，而应当使之更加深刻和充实（170）——若知生，便知死（171）	